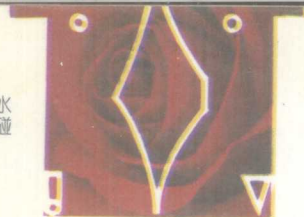


XINCHAO NUXING

XILIE

夏夜,踏入情人的池塘。在混浊的泥水里,有一朵莲花在悄悄开放。你别去碰她,好吗?



郑建华/著

新潮女性系列

情人的池塘

二十二岁的白小玫是市京剧团的台柱子。现已名声显赫
全国中青年京剧演员大奖赛紧锣密鼓。白小玫和本团的萍莉同时进入复赛



萍莉视白小玫为眼中钉,她以情欲为诱饵迫使琴师陷害白小玫,使其名落孙山

山东文艺出版社
xin chao nu xing xi lie

郑建华
著

新潮女性系列 情人的池塘

白小玫感到自己大概已经死了。她的灵魂已经像一张薄薄的纸片一样被风刮到了天上，镶在天上的某一朵云彩里了。这种打击冰雹一样砸坏了白小玫这棵细嫩的小苗。



“你……为什么？为什么？”白小玫问。

“小玫，小玫，你看着我，我是宝天。你这是怎么了？”

宝天发疯一样拥着白小玫，一声连一声地呼唤着白小玫。他看到白小玫很是乏力地合上了眼睛，临合眼的时候白小玫说了一句话：

“你……到底……为什么？”

鲁新登字第3号

新潮女性系列

情人的池塘

郑建华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6.5印张 2插页 130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000

ISBN 7—5329—1125—x

I·1015 定价 5.80元

1

白小玫坐在会议室拐角的地方，她没有顾及到屋里热热闹闹的场面，便显得与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协调。她的眼睛一直看着窗外，确切的说，是看窗外一棵老梧桐树上的一只鸟窝。秋风正在把这棵梧桐树上的叶子一片一片地刮掉，那只鸟窝便随着一阵一阵秋风而变得清晰。有两只黑色的鸟飞来又飞去，显然它们是鸟窝的主人。白小玫愿意把它们想成是一对很恩爱的鸟爸爸和鸟妈妈正在为窝里的那几只刚刚出世的孩子们而忙碌。

这是一幅很有情味的图画。白小玫被这个风景吸引住了。她正在判断这两只鸟是乌鸦还是喜鹊？她努力盯着那只刚刚飞回来的黑鸟，想从它的腹部或背部发现一点白颜色以证明是喜鹊。中国老人们对喜鹊的偏爱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吉祥鸟给中国人的心理平衡提供了很重要的筹码，人们喜爱它并确信它会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看了很久，白小玫都没有弄清楚那究竟是乌鸦还是喜鹊。别看白小玫那一双明亮得有些让人眩目的眼睛漂亮得出奇，但它却有些近视。然而白小玫又不喜欢戴眼镜，这种不喜欢又是纯职业性的，做为京剧演员的白小玫大概这

一生都不会戴眼镜了。职业给了她一个框子，白小玫便在这个框子里设计自己的人生。应该说她设计得很好很扎实，从她懂事起她就确信自己将要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成为梨园世家里的又一棵树，她的一生在她还在襁褓中就确定了。妈妈曾反复地对她讲过，在白小玫周岁的时候，家里人在她的面前放了许多东西让她抓，有算盘、笔、胭脂、铜钱、药瓶、糖果等一应俱全，如同在幼小的白小玫面前摆下一个浓缩的世界。白小玫竟把所有的物件都拨在一边，而把那个小小的穿着戏装的小人抓在了手里。她咧着嘴笑个不停，什么人也别想从她手里夺过去。喜得她的妈妈泪流满面地把白小玫抱在怀里亲得分不清是她的泪水还是白小玫的口水。白小玫也真怪，无论哭成什么样，只要一唱京剧，一听锣鼓点“咣才咣才咣才才才，”哭声便戛然而止，就会瞪起那双从小就漂亮的眼睛挂着泪水笑了起来，然后便安安稳稳地听着，直到听累了睡过去。

有一年，白小玫的爸爸妈妈随团去外地演出，襁褓里的白小玫无人照看，白小玫的母亲孙梅芳便把她抱在身边，演出时就放在后台。锣鼓一响，白小玫就跟着琴声晃动起她的小脑袋，有板有眼地卡着鼓点，分毫不离。老团长经过后台看到这个聪明绝顶的孩子感慨一声：

“白家要出大牌了。”

果不起然，三岁的白小玫就会唱《苏三起解》，那板眼韵调有滋有味的很抗推敲。六岁的时候孙梅芳每天都带着女儿白小玫到京剧团附近的琼山上练功喊嗓。没等中学毕业老团长就批准白小玫跟班学艺。别看白小玫现在只有二十二岁，已经有八年的团龄了。

如今白小玫做为这座海滨城市最年轻的政协委员来到这里开会，便足可以想到对她的确不敢低估了。

“白小玫，该你发言了。”

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白小玫微微一愣，立刻把眼睛从窗外那棵梧桐树的鸟窝上挪开，她脸色微微一红，显出一种毫不造作的怯意。她飞快地朝周围的人们扫了一眼，便低下头不好意思地低声说：

“我，我说不好。”

“你这个京剧团的台柱儿能不说两句？说不好还说不孬？”说话的是市歌舞团的男高音歌唱家。

白小玫的脸便又红了起来，而这一次的红晕却迟迟不肯褪下去。她有些惶惶然地对大伙说：

“待会休息时我给大家唱一段京剧吧，好不好？”

众人立刻表示起同情来。男高音显得不舒服起来：

“唱归唱，发言归发言。做为政协委员你总得行使你的义务，参政议政嘛。”

男高音半是调侃半是打趣地对白小玫说着。他说得很的道理，大家都认为他的话无可挑剔。这里的每一位都是市里的名流，画家、书法家、作曲家、剧作家、表演艺术家、评论家、雕塑家等等如一只精粹大拼盘。真有点一百单八将汇集水泊梁山的味道。

“我，我，我真的说不好。”

白小玫的脸更红了，她有些告饶地看着众人的目光，眼里的那一层淡淡的央求和浅浅的无奈便显露了出来，很容易得到别人的怜悯。于是，有一个人便接过话题，朝白小玫很得体地点了点头说：

“白小玫女士先酝酿着，我先来说几点想法。”

于是他便一、二、三、四地讲了起来。他讲得很严密或者说很有条理很有逻辑。起先人们还想着他大概有一股侠客精神不过是为白小玫解解围，可是后来人们便被他的思想撼动了，被他的思想之剑击中了，成为他很忠实的听众直到讨论结束。

往饭厅里就餐的时候，白小玫看到走在自己身边的他很感激地说了句：

“谢谢你。”

“谢什么。看到一位漂亮的小姐坐蜡谁都会挺身而出的。更何况你又是这样楚楚动人。”

白小玫对他的感激之情立刻便消失了。是的，她不喜欢这样轻浮的男人，不喜欢那种动不动就对自己献殷勤的男人。这样的男人让人感到不可靠。于是白小玫向他礼貌地点点头便很快走了两步赶上了自己熟悉的市吕剧团的一位年长的女士，两人肩并肩走向一张差不多已经坐满的餐桌，并且坐了下去。

“还有我的位置吗？白小姐。”

依旧是刚才的他，很露骨地问着白小玫。白小玫看了看周围，有些幸灾乐祸地对他说：

“对不起，已经坐满了。”

说完白小玫便低下头去摆弄自己面前的餐具，她把一双红枣木筷子从那个狭长的纸袋里抽了出来。这时她感到站在自己身后的那一位男士已经走了，于是她感到了一种轻松。

“小玫，你不认识他？”

“谁？”白小玫轻轻地问。

“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一位先生。”

“不认识。”白小玫如实地说。

“你连他都不认识？别装了。”

“真的，我真的不认识他。说实话我还觉得他有点太主动了。”白小玫吞吞吐吐地说出这句话，后来她觉得自己最后一句话有些说多了。

“他就是著名作家莫不语。”

“作家？莫不语？”

白小玫依旧很陌生的样子。真的，她并不知道作家莫不语何以引得自己的这位同行如此大惊小怪。其实白小玫真的没听说过谁叫莫不语。

“看来你真是不知道，小玫我不是说你，你整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你的京剧。你看过《绿蝴蝶》没有？”

“没有。不过听说过。”

“那么《情人的森林》呢？”

“也没看过。”

“那都是根据莫不语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拿了好几个大奖。听说最近又要改编他的新作《金龟子》，如果能在他的电影里争一个角色，说红，一下子就红了。哪像咱们这样苦练苦熬的，一辈子下来什么也没有。”

白小玫轻轻地点点头，这才明白自己刚才轻视了一个大作家。可是白小玫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想法。她看到感慨不止的这位同行轻轻一笑说：

“其实各人有各人的路。”

“我看他对你挺感兴趣的，你何不利用他去当个明星

什么的？可惜我老了。”

“不，我喜欢京剧。”

白小玫说完便低下头吃起面前的那只虾来。她很平静地吃着饭，几乎没有被刚才的话题打动一丝一毫，就像是吃一块糖果一样，她把糖放进嘴里把糖纸扔掉了。

白小玫很快吃完中餐，便对身旁的那位吕剧演员说：

“我先回屋休息了。”

说完白小玫便独自站起来，轻轻地无声无息地从人群中走掉了。走到餐厅门口时，她完全是无意的扫了一眼旁边就餐的人员，竟发现其中有一个正是她们刚刚谈到的莫不语。她看到他正把一只馒头的最后一口往嘴里送，而他这时的眼睛恰巧盯着了走在桌边的白小玫。

白小玫非常不情愿地接受了这样一对目光。那目光应该说是清晰的，并没有夹杂一些多余的东西。大概是无意中的收获，白小玫甚至感到他比刚才的殷勤要实在许多。至少让白小玫感到不再那么慌忙和赤裸裸的。白小玫不喜欢男人赤裸裸的目光，她每次都会把这样的目光像送废纸一样扔进垃圾箱里。因为她从懂事起已经太多的感受到这些目光的侵犯，她已经有了一种对付这种目光的办法，那就是冷漠。眼睛里毫无风采的呆木的眼神组成一道硬硬的墙来拒绝这些目光的入侵。让人们感到面对这位秀色可餐的小姑娘千万不可以莽撞，更不可以放肆地举起你的餐具，因为这一道菜是不能碰的，它不过是一道风景。风景是不可以吃的，只能看，只能感受。

白小玫把属于自己的风景保存得相当好，好得几乎还保留着原始的那种风味。她的心目中自始至终只有一个情

人，那就是京剧。她把自己奉献给了京剧。

二十二岁的白小玫的确是太出众了，她自己也许并没有这样的感受，她大概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大的魅力来诱惑别人。就在她这样平静的走过就餐者的身边，单独走向卧室的这段不长的路程里，她已经打动了许多的人，尤其是莫不语。她从来不去体会自己的可人之处，她很有些浪费的不去使用自己的各种出类拔萃的优秀之处。例如她纤细高挑的身材，因为她从小练功的缘故，她的腿和腰身如此谐调地把白小玫塑造成一个体态婀娜的美女。她的平静，她的毫无念头的走动，会掀起许多的邪念。人们会去猜测这样均匀这样委婉的身体是怎样从天长地久中产生出来的呢？这样白皙的丝绸一样光洁的肌肤是如何受到大自然的恩宠而生长出的呢？这样安稳平和的眼睛和流露出来的纯洁无比的目光又是如何塑造的？还有这样平坦的额头，这样柔密的美发，这样细嫩的面颊，这样湿润的双唇，这样纤巧的颈子，是如何搭配在一起天衣无缝地展示出来的呢？还有那双平静如水的眼睛。重要的是白小玫并没有体会到这些优秀之处的来之不易，更没有想到随便使用其中任何一部分便可以得到一些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她只是自自然然地活着，如今活到了二十二岁。

回到房间，白小玫刚来得及把手洗净，然后换下拖鞋坐到床上，用被子盖住三分之二的自己，这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白小玫犹豫了一下，房间的另一位女士还没有回来，白小玫认为电话一定是找她的。

电话铃声又响了几声，白小玫便接了电话。

“请问你是白小姐？”

“是的。”白小玫感到自己吃惊了一下。

“我叫莫不语。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就是刚刚那个向你献过殷勤的男人，是不是想起来了？我想请示你一下，我可以到你的房间里聊一会吗？”

白小玫很不情愿地听完他的话，然后慢慢地对莫不语说：“对不起，我已经休息了。”

莫不语立刻很爽快地说：“没什么？我们下午再聊。”

说完他就挂上了电话。白小玫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痛快地对待她的拒绝，好像很不在乎的样子，更重要的是他似乎已经钻进白小玫的心里，知道白小玫已经对他的献殷勤表示出一种不欢迎。这真是个聪明的男人，也真是个喜欢进攻的男人，白小玫好像有点知道他为什么成功了。

然后漂亮冷静的白小玫并没有过多地思考这个问题便渐渐的进入她的睡梦之中了。睡午觉是白小玫从小养成的习惯，因为她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到山上练功两个小时，夏天还要早。她常年坚持锻炼下来，起先妈妈陪，后来爸爸陪，现在是她的男朋友也是京剧团的男演员武生宝天陪。似乎白小玫的人生路上总有一面墙或者拐棍让她依靠，她已经习惯了这种依靠，她的平静和执著以及懦弱已经习惯了旁边有一个人站在身边双手搀扶着她随时为她效劳。她的一生就是这样过来的，而且如今正是她如日中天的好日子来到了。

白小玫主攻旦角，但是由于她功夫过人，武旦戏也能来几手，演起《穆桂英》、《梁红玉》来也是英姿飒爽，招招式式挑不出一丝破绽。最最令人叫绝的是白小玫无论练功还是演出从不偷懒，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管别人怎

样偷懒耍滑，白小玫就像看不见听不见一样自个一个人猛练不止，那股要强劲连不少男演员都伸大拇指。白小玫依仗着她的刻苦和灵性以及她从不多言多语的品格得到了团里上上下的重视，众人一致认为“白家真的要出大牌了。”要知道京剧团可不是一般人呆的地方，那些人嘴厉害得能把人撕成几块吃了，没有几个人能被人瞧上，那些眼睛都刀子似的一眼就把人看得出血，没有点韧性没有好功夫好身段好嗓子就别想赚出个好来。可是，连白小玫的爸爸妈妈的对头都不得不承认“这孩子有灵气是块好料。”想一想白小玫从小生长的这块地方已经高抬白小玫了。

白小玫的功夫就在于只要“行头”一穿，妆一上，便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眼一瞥，风情万种，身子一摇，百态难耐，那双亮亮的眼睛上下左右这么一转，就能把人转出情绪来。尤其她的戏文从嘴里轻轻盈盈地吐出来，那韵味那作派就有绕梁三日回荡不绝的功夫。这绝不是夸张，上回到香港演出，香港所有的报纸家家登上了白小玫的巨幅照片。有两位香港富豪是有名的票友，非要认白小玫为“义女”，当场拿出一座高级别墅和一家大型美容院做为见面礼。生性不善言辞的白小玫是无论说到什么份上她只是一个字：“不。”弄得两位富翁是上不来下不去，最后只有不了了之。后来有人便不解地问白小玫，那么好的事为什么不要，真是个傻妹子。白小玫平静如水地一笑说：

“我有爸有妈，为什么要认他们？再说，真要认开了头，我还有功夫唱戏吗？”

别人听了觉得白小玫说得自有她的道理，但惋惜还是惋惜，只是谁也代替不了，眼馋也没有用。于是大家就半

明半暗地送给她一个绰号，叫她“戏痴”。

这个称呼起得也的确准确，白小玫对京剧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平时她脸上难见到多少起伏，总是平平淡淡的，见人顶多咧咧嘴，而且有时能省也就省了。团里的人是看着她长大的，都知道她就这样脾气，不爱说话，更不在女人堆里串门，平时没事就一个人坐在那里痴痴呆呆的想戏，想到兴奋时，脸上便放出了许多平时见不到的光彩，眼珠也会转了，媚眼也会做了，那手式一比一划的，腰肢一扭一摆的，身段一起一伏的，说多么有情就多么有情，说多么娇媚就多么娇媚，说多么迷人就多么迷人。知道的明白她这时又练起功来，生人见了尤其是男人见了非产生误会不可，还以为这个漂亮的姑娘春心大发了似的。戏瘾一过，白小玫又是原来的白小玫，从她身上根本找不到半点她逝去的妩媚。新分到团里的刚从戏校毕业的萍莉就暗地里冲着白小玫撇了撇嘴，心里对自己说：

“整个就是根木头。”

萍莉的说法也着实不差，平日里白小玫就跟根木头差不多，不会应酬，不会寒暄，领导接见，出外开会，也是低着头顺着眼，说话在白小玫那里金贵得像香油一样。实在推不过去，她便红着脸拿出看家本事说，我给大家清唱一段吧。于是，人们就会看到与平常判若两人的白小玫。因此叫她“戏痴”这话一点也不假。白小玫听了便自己对自己说：

“戏痴就戏痴。”

下午的会议还是小组讨论。白小玫来到会议室时屋里的人已经差不多到齐了。

白小玫一走进会议室，众人的目光便一齐集中到她的身上，让白小玫感到很不自在。她低着头往里走，走到途中，她听到有人对她说：

“坐这儿吧。”

白小玫便停了下来，抬眼扫了说话的人，见是刚刚认识的莫不语正拉开身边的一张椅子请她入座。白小玫想要拒绝，抬头一看众人正盯着她不放，便低声说了句“谢谢”，坐到椅子上。

“白小玫，我们刚才正商量着为今晚的联欢会出节目呢，你来段清唱怎么样？”

白小玫低眉顺眼地点了头，说了一句：

“好的。”

“你唱哪段呢？”

“就唱《苏三起解》吧。”

白小玫又说了一句，这一句比方才的声音放大了一些，然而京剧韵白的味道却夹带了出来，使大家几乎同时感到这个小姑娘的与众不同。不同的是各人有各人的理解。

“我提个建议，咱们是不是来段《沙家浜》智斗一场，让白小姐演阿庆嫂，我呢，演胡司令。”

说话的是市里年轻有为的书法家，刚刚获得全国大奖，人像他的狂草一样洒脱。他的建议立即受到了大家的赞成，都是从“文革”中连滚带爬走过来的，对于那时风靡一时的样板戏差不多都能来几口。那可真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白小玫几乎就是从襁褓里开始听这几出戏，是听着这几出戏长成人的。

“只是这刁德一从哪儿找呢？”

“这不是有位现成的。”

有人打趣地指着莫不语说。

众人一齐朝他看过去，看到他瘦长的脸儿瘦长的身材加一副金边眼镜便忍不住都笑了起来。

“笑什么呢，说句大话，大家别吓着，当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校宣传队的主力，刁德一这个角色，我十六岁的时候便当过了。如今不过是重操旧业罢了。”

莫不语大言不惭地说着。然后突然停下来，等看到众人正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时，便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手指着白小玫有板有眼地唱起来：

这个女人（哪）不寻常！

白小玫一听到莫不语很有造诣的京腔心中一喜，有一种高山流水的感觉，她竟站起来往后微微一撤，伸手轻指着莫不语，一改刚才的怯意扬起头一字一句地唱道：

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而那位提建议的书法家听到白小玫字正腔圆的唱腔，便一晃脑袋，故意摆出一副大大咧咧走南闯北的架式大声唱道：

这小刁一点面子也不讲！

白小玫立刻紧紧跟上，手儿一指，身儿一扭，眼睛一

转，千般精明万般妩媚地张口又唱：

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莫不语大概没想到自己的毛遂自荐竟迎来这样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禁不住喜气洋洋。他万万没有想到对他始终爱理不理敬而远之的白小玫竟会出人意料的来这么一手。于是，他便更加认真起来，竟也把身子往后退了两步，一本正经地指着白小玫纤细的身影，显出七分狡猾和三分得意地唱起来：

我待要旁敲侧击将她访。

白小玫一听，戏瘾更大了。说实在的她真的低估了莫不语，她没有想到他的京剧竟会唱得这样棒。于是她也假戏真作，放开嗓子，那委婉嘹亮的唱腔便从窗子里漫了出去，引得树上和电线杆上的麻雀拍起翅膀飞走了。

我必须察颜（哪）观色把他防。

最后的那一声拖腔清脆明快的引来了一阵很热烈的掌声，这些掌声甚至盖住了紧随其后胡司令的一句台词。

这三个人很投入地表演起来。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会发生那么多曲折复杂的故事。在人生的舞台上他们各自扮演的角色要比现在累很多，苦很多，难很多。生活的麻绳捆住了他们的手脚，而他们却没有找到解

开这团麻绳的头绪。

适才（呀）听得司令讲，
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我佩服你（的）沉着镇静有胆量，
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
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
焉能够舍己救人不慌张！

莫不语越唱越来劲，声音竟比刚开始又响亮了许多。明白人一听都会明白，莫不语年幼的时候大概真的演过刁德一，不然这一招一式一板一眼的功夫真可谓“从来就不用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就像是会游泳的人，不管他多少年没游过水，可把他放进海里，他准沉不下去。精明敏感的莫不语终于找到了一条寻觅白小玫的甬道，顺着这条甬道一直往前走，他就会见到那个娇美且冷寂的白小玫。他感到自己建造的这条甬道已经点亮了路灯，他相信这些昏黄色的好心的路灯，他要顺着这些路灯的指引去找到那个让他怦然心动的女孩子。

实在是一种怎么说都说不清的感觉，作家莫不语，从来都对自己对别人对世事对人情洞若观火居高临下的莫不语，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个显然对他并没有多少好感的白小玫面前显出了束手无措。就如同他胸有成竹地开始写某一篇小说，写着写着突然遇到了障碍，那些往日熟悉的故事、人物和情节都统统变得生硬起来，变得陌生起来，以至于莫不语怀疑自己过去真的把它们使用得那么熟悉？他